

大學衍義補卷之一百五十六

明

閣臣前國子監祭酒丘

濬進呈

經筵日講官左諭德陳仁錫評閱

治國平天下之要

馭夷狄

劫誘窮黷之失

上

易師六五田有禽利執言

語

无咎

程頤曰師之興必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爲生民

之害不可懷來然後奉辭以誅之若禽獸入于田

中侵害稼穡於義宜獵取則獵取之如此而動乃

得无咎。若輕動以毒天下。其咎大矣。執言奉辭也。
明其罪而討之也。若秦皇漢武。皆窮山林以索禽
獸者也。非田有禽也。
朱熹曰。六五用師之主。柔順而中。不爲兵端者也。
敵加於已。不得已而應之。故爲田有禽之象。而其
占利以搏執而无咎也。

臣按田有禽利執。則禽之不在田者。不利執。可
知也。盜賊興於民間。戎狄侵於境內。此田有禽
也。若夫化外之人。境外之夷。未嘗侵吾地而害
吾民。亦猶禽獸飛翔奔走於山林之中。固其所

也。顧乃恣吾之貪欲。恃吾之勢力。以獮取之。豈
所利哉。易曰。田有禽。利執言。无咎。則禽之不在
田。非唯不利。執之必有咎。可知矣。此非獨人
事。蓋天道也。

復上六。迷復凶。有災眚。用行師。終有大敗。以其國君
凶。至于十年不克征。象曰。迷復之凶。反君道也。

程頤曰。以陰柔居復之終。終迷不復者也。迷而不
復。其凶可知。災。天災。自外來。眚。已過。由自作。旣迷
不復。善在已。則動皆過失。災禍亦自外而至。蓋所
招也。迷道不復。无施而可用。以行師。則終有大敗。

以之爲國。則君之凶也。十年者歲之終。至於十年不克征。謂終不能行。旣迷於道。何時而可也。以其國君凶。謂其反君道也。人君居上而治衆。當從天下之善。乃迷於復。反君之道也。

張栻曰。易之爻辭。鮮有如是之詳。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。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。蓋自古亡家覆國。反道敗德。无所不在。其源起於一念之微。不能制遏之爾。夫以陰柔之才。去本之遠。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。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。

臣按迷而能復。則其迷也。不終於迷。而有遷善

之機。改過之勇。而其蔽也。不終於蔽矣。若夫昏迷而不復。必有天災。必有人禍也。凡事無不凶。而於行師尤甚。故一敗至於塗地。則禍延于國。災及於民。雖至於十年之久。天道雖變。而國勢猶不能振也。智伯好戰。而家以之亡。隋煬伐遼。而國以之覆。其源之起。蓋智瑤好勝。而楊廣貪功故也。念之迷而不知復。反君道之常。逆天地之德。使其一敗之後。迷而能復。如漢武帝末年。有輪臺之悔。其終亦不至於亡矣。

春秋昭公十有三年。晉伐鮮虞。

程頤曰。晉道於鮮虞。而遂伐之。見利忘義。夷狄之道也。

劉敞曰。信信明義。中國之道也。懷利尚詐。夷狄之道也。晉中國也。鮮虞夷狄也。晉悖中國之道。反行夷狄之事。故書晉以狄之。噫。人之所以遠於夷狄者。惟在於義利誠僞之間耳。中國一失。則遂入於夷狄。可不慎哉。

胡安國曰。人之所以爲人。中國之所以爲中國。信義而已矣。一失則爲夷狄。再失則爲禽獸。禽獸逼人。人將相食。自春秋末世。至于六國之秦。變詐並

興。傾危成俗。河決魚爛。不可壅而收之。皆失信棄義之明驗也。

臣按天地生物。其動者有三焉。曰人也。夷狄也。禽獸也。人生而幸居天地之中土。稟天地之正氣。以爲中國之人。况又貴爲中國帝王。而立天地之正位也哉。是宜仁育萬民。兼夷狄禽獸而愛之可也。伐之固不可。况以詐道以行之哉。所爲若此。是真夷狄而已矣。豈但中國居而夷狄行哉。

左傳隱公四年。衆仲曰。兵猶火也。弗戢將自焚也。夫

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。於是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。必不免矣。

臣按弗戢自焚之言。用兵者所宜深戒。

老子曰。以道佐人主。不以兵強天下。其事好還。師之所處。荆棘生焉。大軍之後。必有凶年。

林希逸曰。好戰求勝。非國之福。

臣按老氏好還之戒。卽曾子所謂出乎爾者。反乎爾者也。

魏文侯問李克曰。吳之所以亡者何也。李克曰。數戰數勝。文侯曰。數戰數勝。國之福也。其所以亡何也。李

克曰。數戰則民疲。數勝則主驕。以驕主御疲民。此其所以亡也。是故好戰窮兵。未有不亡者也。

臣按戰而數勝。用兵者莫疆也。然而往往至於亡。如苻堅楊廣者。主驕民疲之故也。李克之言。厥有旨哉。

漢文帝時。將軍陳武等議曰。南越朝鮮。自全秦時。內屬爲臣子。後且擁兵阻阨。選蠕謂動也。觀望。高祖時。天

下新定。未可復興兵。今陛下仁惠撫百姓。恩澤加海內。宜及士民樂用。征討逆黨。以一封疆。孝文曰。朕能任衣冠。念不到此。會呂氏之亂。功臣宗室。共不羞恥。

誤居正位。常戰戰慄慄。恐事之不終。且兵凶器。雖克所願。動亦耗病。謂百姓遠方。何又先帝。知勞民不可煩。故不以爲意。朕豈自謂能。今匈奴內侵。軍吏無功。邊民父子。荷兵日久。朕常爲動心傷痛。無日忘之。今未能銷距。願且堅邊設候。結和通使。休甯北陲。爲功多矣。且無議軍。

臣按文帝此言。見於史記律書。帝因陳武等請用兵。而答之如此。且謂其素無心於居位。戰戰慄慄。恐事之不終。兵凶器。雖能如所願。動亦耗病。今匈奴內侵。其心傷痛。無日忘之。但今未可。

如意願。且堅邊設候。結和通使。以休甯北陲。爲功多矣。且無議軍。文帝此言。所謂仁人之言也。故帝世百姓。無內外之繇。得息肩於田畝。天下殷富。粟至十餘錢。鳴鷄吠狗。烟火萬里。可謂和樂。司馬氏載是語於律書之首。以見帝天性粹美。尙德化而不務兵戎。有制禮作樂之具也。

武帝元朔二年。匈奴入寇。遣衛青擊之。取河南地。立朔方郡。五年。遣青率六將軍擊匈奴。還以青爲大將軍。明年又率六將軍擊之。元狩二年。以霍去病爲驃騎將軍。擊匈奴。敗之。過焉耆。至祁連山而還。四年。遣

衛青霍去病擊匈奴。元封元年。帝出長城。登單于臺。勒兵而還。三年。遣趙破奴。擊樓蘭。太初元年。遣李廣利。擊匈奴。

胡寅曰。武帝意廣。欲多。窮兵黷武。以一馬之故。戰師萬里。民力殫盡。海內嗟怨。盜賊羣起。富庶之俗。至於蕭然。釁自讒人。其後大禍延孫子。接刃闕下。流血盈溝。其應慘矣。向使遵文景儉約之規。明春秋首惡之義。自家刑國。措世安甯。豈有蕭牆之震驚。望思之痛悔哉。

臣按漢武戾太子據以元朔元年生。明年卽命

衛青擊匈奴。自是窮兵黷武。出塞窮追。雖能制
勝。快意於一時。然中國之人民。死鋒鏑。藁野草
亦多矣。嗚呼。天德好生。而立君以養民。夷狄入
吾境。賊吾民。不得已驅而出之。使吾民不罹其
害。可也。彼不犯吾邊。乃無故興兵出塞。求而擊
之。其曲直有在矣。夫聖人體天地以爲心。兼愛
華夷之民。使之各止其所。而不相侵害。天之道
也。先儒謂武帝欲無夷狄。夫有華卽有夷。有陽
卽有陰也。豈有盡滅絕之理哉。武帝好武功。武
功非殺人不能成。帝所以立武功者。意欲絕虜。

患以爲子孫計爾。殊不知武功旣立。殺人必多。
殺人者天必報之。不在其身。則在其子孫。觀武
帝卒有太子據之禍。可鑒也已。

元光二年。鴈門馬邑豪。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
和親。親信邊。可誘以利。伏兵襲擊。必破之道也。上召
問公卿。恢曰。臣聞前代之時。北有彊胡之敵。內連中
國之兵。然匈奴不輕侵也。今以陛下之威。海內爲一。
然匈奴侵盜不已者。無它。以不恐之故耳。臣竊以爲
擊之便。韓安國曰。臣聞高皇帝嘗圍於平城。七日不
食。及解圍。反位而無忿怒之心。夫聖人以天下爲度。

者也不以己私怒傷天下之公。故結和親。至今爲五世利。臣竊以爲勿擊便。恢曰不然。高帝所以不報平城之怨者。非力不能。所以休天下之心也。今邊境數驚。士卒傷死。中國樗車相望。此仁人之所隱也。故曰擊之便。安國曰不然。臣聞人君謀事必就祖發政。占古語。重作事也。用兵者以飽待飢。正治以待其亂。定舍以待其勞。故接兵覆衆。伐國墮城。常坐而役敵國。此聖人之兵也。今將卷甲輕舉。深入長驅。難以爲功。從行則迫脅。衡行則中絕。疾則糧乏。徐則後利。不至千里。人馬乏食。兵法曰。遺人獲也。臣故曰勿擊便。恢

曰不然。臣今言擊之者。固非發而深入也。將順因單于之欲。誘而致之邊。吾選梟騎。陰伏而處。以爲之備。審遮險阻。以爲其戒。吾勢已定。或營其左。或營其右。或當其前。或絕其後。單于可禽。百全必取。上從恢議。以韓安國李廣王恢爲將軍。將車騎材官三十餘萬。匿馬邑旁谷中。陰使聶一亡入匈奴。謂單于曰。吾能斬馬邑令丞。以城降。財物可盡得。於是單于穿塞。將十萬騎。入武州塞。未至百餘里。見畜布野。而無人牧者。怪之。乃攻亭。得鴈門尉史。知漢兵所居。單于大驚。曰。吾固疑之。乃引兵還。漢兵追至塞。弗及。乃皆罷兵。

王恢主別從代出擊胡輜重亦不敢出。上怒。下恢廷尉。當恢逗撓當斬。恢行千金丞相蚡。蚡言於太后曰。王恢首爲馬邑事。今不成而誅恢。是爲匈奴報讐也。太后以告上。上曰。首爲馬邑事者恢。故發天下兵數十萬。從其言爲此。且縱單于不可得。恢所部擊單于輜重猶頗可得。以慰士大夫心。今不誅恢。無以謝天下。於是恢聞乃自殺。自是匈奴絕和親。攻當路塞。

胡寅曰。武帝雄略不世出。用兵尤其所喜。然事未更練而昧於節要。豈有匿形致敵。覆十餘萬人而不露者乎。其不爲虜所敗也幸矣。覆者用兵之奇。